

開放文學 – 推理探案 – 楊乃武與小白菜

第五回 浪子有心出谷鶯飛去去 文人無得聯慶蝶夢蓬蓬

話說倉前鎮上，有一家姓楊的人家，家主便喚做楊乃武，方只有二十七歲年紀，生的一表非凡，長身岳立，眉目清秀，唇紅齒白，相貌端正。在倉前鎮上，算得個數一不數二的出跳人。而且是數代書香，祖上都有過功名，父親做過教諭，很是老成持重。不要說是倉前一鎮的人，奉若神明。有什麼交涉事情，都要請他做個公判。便是餘杭縣城之內，也都揖讓他三分，不论文武官縣，都互相往還。所以竟是個餘杭紳士中的第一流人物。身故之後，傳到乃武手中，因乃武人雖幼小，卻比較了他的父親，還能幹上幾倍。口齒伶俐，人又圓滑老到。又是個秀才，因此楊家聲譽，越發的響亮起來。無論是誰，到了餘杭縣地界，問起倉前鎮楊乃武，沒一個不知道是餘杭有肝膽的紳士。家中只有一個胞姊，一個妻子。胞姊比了乃武，大有六歲。在二十歲的那年，嫁給城中葉家。丈夫名喚夢堂，也是個書香門第。嫁去之後，不到三年，夢堂一病身故。因膝下無子，家道又不十分富足。這時乃武尚是年幼，便搬到楊家，同乃武同住。一則可以照應弱弟，二則可以免得寂寞。葉氏的為人，卻不似是個女子。很有些丈夫氣息。雖是孀婦，卻很歡喜抱不平之事，同了乃武生性相近。姊弟二人，友愛萬分。住在一處，十幾年頭，從沒有一言半語互相誤會起來。乃武對待葉氏，因幼時曾經扶養，形同母親，便敬愛非凡，沒有一件事情忤過姊姊葉氏的意思，葉氏住在楊家，倒覺的比了夫家，來的舒適。便常年住下，不再回去。好的自己既沒有公婆叔伯，只有自己一人，盡可住在母家。乃武妻子娶的是詹家的女兒。詹家在城中，也是家小小鄉紳。只是詹氏嫁到楊家之後父母相繼亡故，詹氏本沒有同胞弟兄，便嗣了一個兒子，品行不甚端正。詹氏見了，即生厭惡之心，不愿相見的時候很多。因此詹氏的母家，同乃武家中，連杯酒往還，都稀稀的。詹氏卻十分賢淑，事姊敬夫，都是盡心盡力，從沒有出過半句怨言，同了葉氏，也很和洽，在家中只管料理家事，乃武做什麼事情，從不顧問。乃武對這妻子也頗歡洽。一家四人在家中融融樂樂，度著安樂光陰。乃武除了料理鎮上的人，來到自己家中，求自己出面辦理的事情之外，便一心一意攻讀書詩。有時人家到乃武家中請乃武做刀筆文章，乃武因家中并不富足，自己對於刀筆一項很是精明，便替人家做些呈狀之類，貼補家用。乃武所做的狀子，卻是十分精密，真是語語切實，字字在理。所以倉前的人，提起了楊乃武沒一個不知道是個好刀筆先生。又加著乃武頗有些小小聲名，越發的響亮起來。

這一回，因了家中人口太少，要招一家租戶，只須是正當的人，同了家庭簡單些的，租金的多少，倒不在乎的。恰巧被敬天聽得，暗想這卻巧咧，自己姐姐正因著兒子小大，同了童養媳生姑，女兒三姑，被沈體仁的三個兒子欺侮，要找一處房屋把三人搬出，如今楊家既肯不計較租金，把房屋租出，那是最好也沒有的人。而且乃武在鎮上聲名赫赫，住在他的家中，還有誰敢去欺侮他們，這真是一得而兩便，即托了楊家熟悉的人，前去到楊家，向乃武一說，乃武聽得人口簡單，就是鎮上出名的小白菜未婚夫婦，心中很是愿意，便一口允許，當下敬天聽得乃武已答應，心中很喜，忙親自來見乃武，同乃武接洽，言明每月房金，只收一吊大錢，把楊家右邊的三間房屋，租給小大等居住。前出是由一個大門，生姑的房間，同了乃武也很相近。好的乃武是有妻子的人，不甚妨礙。小大是在羅姓豆腐店內做伙計的，每日回來居住不過幾天，同生姑又沒成房，仍然是分房安睡。小大到店內去後，生姑、三姑也有了照應。敬天把一切事情辦妥之後，趁著姊姊到自己家中的時候，向喻氏說得，很是喜悅。回到家中，卻遇著生姑告知喻氏沈三調戲的事情，喻氏聽得，越發的要緊把小大、生姑、三姑等搬出，便把租定房屋的事情，向生姑說知，但等小大回來，即能搬到楊家。

過了幾天，小大回到家中。喻氏即把租了楊家房屋，想把他們三人搬到別外居住，細細的告知了小大。小大心中本來受得沈大等三人的氣也大了，聽的房屋租好，而且一切家具，都有供用，十分歡喜，忙選了一個日子，搬出了沈家，進了楊家房屋。小大自父親死後，母親改嫁，葛家所剩一些東西，如木器、碗盞等類，都寄放在敬天家中，如今即搬了過來應用。喻氏又把自己在沈家積下的私蓄二十塊錢交給小大，添置些衣服物件，餘下來的作為日常用度，貼補小大每月的不足，忙了幾天都已就緒，小大依舊到店中去了，生姑、三姑住在家中，生姑十分伶俐，除了料理家事之外，還做些針線。三姑卻越發的傻了，每日只知道吃飯。其餘事情，一概不懂。

乃武的母親，見生姑這般聰明，美麗的似天仙一般，只喜得沒人腳處，常叫著生姑在房中游玩，又叫她在房中一同吃飯，同乃武并不回避。乃武見生姑生得這般的美貌，年紀又輕，暗想自己所見的女子，也不在少數，卻從未見過這般美貌的女子，端的是西子王嬙之色，玉環飛燕之容，不由的憐愛起來。知道生姑家中困苦非常，便不時的把銀錢東西周濟生姑。生姑對於乃武，卻也抱了一種同樣的心理，一則小大同乃武的面貌比較起來，自然是天地之隔。二則乃武手中，比了小大，自然是鬆動得多。乃武的生性，對於外面，卻很乾脆。對於女子倒十分溫柔體貼。眼瞧著生姑這般的姿色嬌容，真是人間少有，便越發的溫存柔和起來。比了小大的粗暴俗橫，又是天遠地隔，所以不多幾天，生姑對於乃武，也不知不覺的合意非凡。見了乃武，總是有說有笑，眼角逗情。只因生姑是個玲瓏剔透的女兒，年紀也不算幼小了，風情已解，正是青春佳期，常是引鏡自覽，照見了自己這副花容月貌，生得長眉飛鬢，媚眼含春，端的是傾國傾城，可以壓倒庸脂俗粉的顏，也不禁暗自嗟嘆，自己有了這一付天上少有，人間無雙的美麗嬌容，倒落在窮苦人家，弄到童養在人家，匹配了一個相貌醜陋、舉止粗俗的豆腐店伙計，豈不是辜負了自己這副天生嬌姿。倘是生長在富貴名門，怕不是個馳名四布的閨閣千金。所以心中，很是悲傷，眼瞧著小大這般的蠢笨如豕，庸庸碌碌的莽夫，怎地可以匹配自己的嬌滴滴似的天仙人兒呢？倒是瞧見了乃武，這般的玉立亭亭，雖是比了小大，年紀略大一些，這一種的雍雍華貴的神色，比較了小大，真是天地之隔。怎地小大也是男子，乃武同是個男兒，何以一個生得這樣的大方雄俊，一個卻生得如此的猥瑣醜惡呢？這不是老天成心打著哈哈，使自己成一個彩鳳隨鴉，心中如何能得苦心呢？想到這裡，對於乃武，不由得起了個憐愛之心。

而且小大不常在家中，一月之中，難得幾天住在家中，卻又為了未曾圓房，好端端的夫婦，生生的要拆開兩邊。瞧那乃武，同了詹氏鸚鵡，何等的恩愛，瞧在眼中，越發的心中熱刺刺起來了，不覺有些心猿意馬，不能自持。見了乃武，越發的殷勤侍候，乃武是個伶俐聰明的人，在風月中也曾逢場作戲，有什麼不懂的道理，見著生姑這般的對自己，豈有不知道的，心中也不禁怦怦然的心動起來。似生姑般的美麗女兒，誰瞧了都得心動，何況乃武，又是天天相見，朝朝會面，耳鬢炙親，笑語時間的呢，不覺同了生姑，心心相印。二個人有了一條心腸，只是礙著眾人，未便啟齒罷了。不覺又是二年工夫過去，生姑已二十多了。

事有湊巧。這一天，正是清明佳節。小大同了生姑、三姑一齊到父親墳上，去祭了一番，回到家中，三姑定要到敬天家中去游玩，纏著小大定要陪她前去。小大這天，店中因清明佳節，沒有事情，很是空閑，聽得三姑要到舅舅家中即便依允，命生姑在家中，守住門戶。自己帶了三姑，逕向敬天家中去了，家中只剩了生姑一人，生姑覺得寂寞，便來找詹氏閑談。方走進房門，卻只見乃武一人，在床上。原來這天，乃武的姊姊妻子都被城內一家親戚請去飲節酒去了。乃武因一則家中沒人，二則尚有一些事情未完，便留在家中，也覺得昏悶，躺在床上養神。

聽到有人進來，忙起身一看，卻是生姑，慌忙含笑讓坐道：「我道是誰，原來是葛家妹妹，今天小大兄弟回來沒有？」生姑聽了，不禁粉面一紅笑道：「都出去了，上舅舅家中游去，家中只剩了俺一人，悶得慌呢，因此來找嫂嫂閑談。嫂嫂上那裡去了？」乃武聽的家中只有生姑一人，心中不由得一動，便笑道：「也出去了。」即把到城中去的話，說了一遍。一面取了茶杯，舀了一杯香茗，敬給生姑，生姑一手接茶，一面坐下來。乃武一看生姑今天這副打扮，穿一件月白襖子，蔥條中衣，下邊一雙大紅平金繡鞋，尖尖不到三寸，襯著一張嬌艷絕倫的美麗面龐，越是嫵媚無比。暗想世上竟有這般標緻的女子，不覺怔怔的呆望著生姑，只是細細端詳。

生姑被乃武看得兩朵紅雲，直飛到耳邊，越顯得紅白分明，嬌艷無雙，把乃武瞧得魂靈兒飛上了半天，如痴如呆的坐在一旁。

生姑見乃武這般的失魂落魄的神色。忍不住噗哧一笑道：「你瞧俺有什麼好看呢，這般的只管看俺？」乃武聽了，如夢初覺，見生姑并不動怒，又加著平日相待的情意，知道生姑同自己性情，定然相合，便笑嘻嘻的道：「我瞧妹妹怎地生的這般標緻？小大兄弟不知幾生修來的福氣？」生姑聽了，兩頰邊越發的飛起了紅霞，只是格格的笑，兩只秋水般的妙目，睃來睃去，向乃武面上亂轉。好半晌，方低下頭去，長吁了一口。乃武見了，忙笑道：「怎地動起氣來了呢，可是我言語有些冒犯了嗎？」生姑抬起頭來，向乃武望了一望道：「哥哥說什麼話來。俺生就的命苦，你瞧那小大，三分像人，七分像鬼的樣兒，俺見了先一百個不高興哩，別再去說他，聽了使人不高興呢。」乃武見了這般情形，心中早料到了七分，暗暗歡喜，今日趁著無人在家中，正可放膽行事。似這般似天仙般的女兒，若能如願一親香澤，真可算得是一生的幸福。瞧生姑的意思，也十分有情，這般的到口肥肉，乃武怎肯不啖個爽快呢？當下打定主意，便笑道：「好哥哥便不談他便了。今天妹妹既是覺的煩悶，哥哥正釀著一瓶玫瑰露在此，一同飲一杯解悶如何？」說畢，也不待生姑允諾，已立起身來，自己在櫥中取出了一對小磁酒杯，幾色菜肴，放在桌上，提出一瓶紅焰焰的玫瑰露酒，斟了兩杯，把一杯送到生姑面前，笑道：「這酒還香甜可口，且飲一口吧。」這時生姑已是心中小鹿心頭亂撞，粉面通紅，不知怎樣才好，只低頭不語，偷偷的瞧著乃武。

乃武見了這般的嬌羞動人姿色，心中越是著了瘋魔，忍不住滿面含笑，漸漸的說些風情言語來打動生姑，一面央告著生姑，飲一杯酒，解解愁悶，生姑對於乃武本來十分憐愛，今天被乃武這樣的溫柔小心，比了小大，真是天遠地隔，一點靈犀，早通到乃武身上，禁不住媚眼含春，水汪汪的只是憨笑，一壁舉起酒杯，飲了一口，乃武見生姑已是飲了一口，便把精美菜肴敬給生姑下酒。這般的半晌，生姑已是飲乾了一杯玫瑰露酒，面上頓時覺的如火一般的燒起，心頭早怦怦的跳個不住。

乃武這時飲了幾杯，心猿意馬，那裡再把持得定，便把酒瓶提起，取過生姑酒杯，一瞧裡面剩有一些殘酒，早把來喝乾，又斟了一杯，自己先飲了一口，授給生姑笑道：「妹妹且再喝一口吧。」欲知生姑喝了沒有，且看下回分解。